



11

7係
5143
24-8



門 4
號 5143
卷 24-8

唐會要卷二十六



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
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
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
受冊至光宅元年並停

冊讓

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
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
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
受冊至光宅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

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領軍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詣朝堂受冊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勅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頒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侍郎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開元已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

貞元三年三月御宣政殿備禮冊拜李晟爲太尉晟受冊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遂赴任於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如闕卽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左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禮畢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

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禮欲以輕之也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勅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許聽自己具陳

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百官羣僚公卿尹除命多存飾讓自茲已後宜各舉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轉中書省敘用

宏道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各以已之職推讓二人並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勅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正員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審其所舉以行殿最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合并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與長吏勾當附驛聞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舉人自代者比來所舉少有摭實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勅常參官舉

人後便具所奏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如官缺於此選擇進擬從之

咸通四年正月勅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讀時令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禮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明堂受朝讀時令謹按讀時令自魏晉已來創有此禮每

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帝升御坐各服五時之色尚書令已下就位尚書三公卽奉時令就位伏讀凡五時皆如之所以祇迓天和至宋朝亦行斯禮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令之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御極創建明堂舊典缺本莫不補輯每至元日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禮附於元日行之今布政等禮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司因循去年元日尚讀有乖古典事須停廢臣謹與鸞臺鳳閣考古詳議已停讀訖不敢不奏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韋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縉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焉歲餘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上並升殿坐而聽之貞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行之

太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者

五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宣帝納用遂致太平國朝開元中詔今春夏秋冬常令以孟月于正殿受朝讀時令天寶已後盛典久廢災沴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來年正月依禮讀時令命太常寺先撰儀注務于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

應儀制附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娣以下爲內命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爲外命婦王之母妻爲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羣臣命婦朝皇后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于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已來則天爲皇后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爲失禮有詔乃停

景雲四年六月勅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告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勅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諸親命婦非應朝參及須辭

見謝者皆不得輒奏其會集所司錄人數送內侍省內謁者監前一日奏其日平明於宮城門外車馬集內謁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訖又點定然後奏帳訖各報所由若辭見參謝及有獻奉亦平明至宮門整比一時總奏如勅追喚者隨至聞奏又諸親五等已上內命婦才人已上并外命婦朝參乘馬者聽乘至命婦朝堂從人數準乘車例卽入內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內侍省高品官對看然後入若從內出準此其下從入者卽監搜若有婦人男婦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二等及親王

太妃妃下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人外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妃公主遣阿嬭及內監參下從扶車散使一人諸親及外命婦朝賀辭見見參謝入內從聽依前件至內命婦朝堂及夫子女官品高於等從高仍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老勅賜擔子者不在此例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一品縣主視正二品王妻為妃嗣王郡王亦同母妻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已上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勳母

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帶職者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聽從高蔭及內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宮命婦亦准此其會朝依命婦制凡外婦人不因夫及子號別加邑號夫人云某品郡君某縣君鄉君並准此諸因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本貫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申奏者所司總為抄奏若未給授而夫子

唐會要 卷之二十六
薨卒者不在給限諸庶子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爲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給又諸親婦人并命婦應長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朝冬至寒食五月五日並命所司於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准夫子同班則母在上非二王後夫人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參之例散官三品以上王及國公得朝參者母妻準夫子例當參自有制者依常參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邑號者並授諸外命婦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入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今以後每年元日冬至外命婦有邑號者并准式赴皇太后所居宮殿門進名參賀其立夏立秋立冬并進名參如泥雨卽停依奏

二年七月勅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婦朝謁皇太后自有常儀不合前卻自今已後諸公主郡縣主宜委宗正寺勾當常參官母妻御史臺勾當如有違越者夫子奪一月俸無故頻不到者有司具狀聞奏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內外命婦請至朝賀參奉前五

日宗正寺光祿內侍省計會進名御史臺具集日轉牒諸司餘准元和元年勅處分依奏

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四立並合行起居之禮緣其日兩宮起居若依舊章事涉煩褻今請正至日卽詣興慶宮起居訖詣光順門起居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冊皇太后內外命婦比合朝賀今緣命婦未有院宇兼慮或闕禮衣若准舊儀恐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貞觀二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追兵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行所當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以皇太子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

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齊魏之風故不足效後車轍有前車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儀宜停

皇太子加元服

貞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貞觀十一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

聞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元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擬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

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爲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當臥護之卽拜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爲特進太子詹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有遺朕哉勣雪淚致詞以謝

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來東宮與皇太子

遊處爲賓客初泊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勅宣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門下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並權停

其年八月勅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

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卽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每月二十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皇太子不許與諸王及公主抗禮

貞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臣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雖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

垂訓戒永循彝則

顯慶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極舅姑之敬禮經攸重苟違斯義有戮彝倫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亡替婦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閭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一依禮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負屨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仍用家人之禮近代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

姪違背禮典情用憮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惰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於此每覽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實繁有徒靜言思之良增軫歎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茲俗弊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合州縣長官親率

長幼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勅鄉飲酒禮之廢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頒鄉飲酒禮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校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日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

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望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三月勅應諸州貢人上州

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羣臣大射于元武門四年八月賜三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貞觀三年三月三日賜重臣大射于元德門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羣臣大射于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大射於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于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文武五品已上射於元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羣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禮四日

賜五品已上射于永光門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此禮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禮上表曰臣聞聖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于家而

忠于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明和容之義非取樂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使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伏望令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開元四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

時金部員外郎盧虞與職方員外郎李蕃俱非

善射者雖引滿俱不及珠而互言上拙蕃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蕃箭去珠三十步盧箭去身二十步

也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缺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采蘋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

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禮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重意于射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滌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聖人憂勤降使招恤猶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費一工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天下幸甚疏

奏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大射展禮先王勅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鑿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詞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卽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于安福樓下自此已後

射禮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循撫親臨校閱至八年

十一月十日講武于同官縣
貞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滢水之南行三驅

之禮上設次于尚書臺以觀之

許州長史封道宏奏尚書臺本因漢南郡太守

馬融講尚書于此因以為名今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校習請改為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于并州城北上御飛龍閣引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

領威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示眾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李勣曰甲冑精新將士齊力觀之者猶震恐況當其事乎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又不可棄此之謂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於邙山之陽上御北城

樓以觀之

聖曆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麟臺監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日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之月不可以講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也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收少陽尙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

生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夏至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冬令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意此乃月令虛行佇起直言用依來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于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

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體環戎服持大鎗立于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于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願寬宥以從人望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以董軍儀有失斬之上既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有金吾衛將軍李邕遠請宣敕斬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邕邕有制罷邕官遂擯薛訥爲左軍節度眾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部廢終身頗亦失敘惟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茲矣自運屬清平人忘爭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禮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于兩京及諸州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圍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將以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宏武備應須期集及有蠲免所司明爲條制

仍別作優賞法聞奏

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三年正月御翔鸞閣

習武自後遂廢

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以其數申兵部

牋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

天子曰制曰勅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州

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符也

下之達上其制有六

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為狀上皇太子曰

牋啓于其長上公文皆為牒庶人之言曰辭

諸司相質問有三曰關關通其事曰

刺

舉曰移移其事于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曰連署

貞觀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

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許之飛表奏事自此始也其年

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疏先

無體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

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

與親友師傅等不在此限

天冊二年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施勅行制及內外官司奏狀文案並大字至聖歷元年四月十一日制勅公

文錢物倉庫計贓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別勅作大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號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則例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並奉表疏賀其長官無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賀表當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禮部整比送中書錄帳總奏又應上表啓及奏狀並大書一行不得過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者並須指陳實狀不得漫引古今凡須奏請者皆爲表狀不得輒牒中

書省若事少者卽于表內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盡書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條表內不許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勅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見及降墨勅並于狀上書題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誥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仍令本司牒所進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中書門下御史臺不須引牒其有告謀大逆者任自封進除

此之外不得為進如有違者并先決杖三十
 七年三月勅胡書進表並令西蕃所由州府緡訖封進
 十一年七月五日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起居北都
 每季一起居並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都留守
 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發處留守
 亦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稱陛下對策上表通稱至
尊臣下內所稱乘輿服飾車駕行幸諸赴車駕所及諸行在
外通稱所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于皇帝皆稱臣皇后已下率

土之內於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上婦人於皇
后皆稱妾也百官上疏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稱殿下自稱皆
 曰臣百官及東宮對皇太子皆稱殿下上啓表同百官自稱
 名宮官自稱臣

天寶十載十一月五日勅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
 謝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
 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至十三
 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
 並宜附驛遞進不須更差專使

會昌五年八月御史臺奏應諸道管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重陽等四節賀表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當道專使發遣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官罰本職一月俸料發表訖仍先於急遞中申御史臺除四節外非時別有慶賀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委留後官進奏緣使司賀表先來其郡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書發遣如前卻亦准四節制例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卽不用聚表賀奏

大中三年應邊鎮及諸道奏事表時有不題事由舊制

引進狀內每具所奏事由時邊鎮節將以討伐党項羌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因有此請自後諸道率多爲例亦無正勅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貞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弓工乃曰此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兩省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二月五日詔禮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日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李巢張九齡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爲上第令待詔宏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仗供奉文明元年九月五日勅文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于

章善明福門各一人待制證聖元年左衛曹參軍員半千充使吐蕃辭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且留待制也遂與王處知石抱忠並爲宏文館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滄分日于明德門待制

先天三年十月五日勅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每日兩人隨仗待制供奉及宿衛官不在此例至開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期於讜議時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庶僚宜體朕懷各盡昌言

以副虛佇於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疏極言得失永泰元年三月勅惟政之難非賢勿又必稽於眾允執其中實使羣材用宏庶績朕以國步未康朝經或闕思與文武蓋臣咨謀善道尙書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又太子少傅裴遵慶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白志貞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楊瓘檢校刑部尙書王昂檢校刑部尙書崔渙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杞王傅吳令珪等並集賢待制大曆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天

二年令羣臣直日待制以備顧問自今已後准元勅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奏事官盡退然後趨出便于兩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後放陛下閒暇之際時有召問庶或上裨聖政奉勅宜依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勅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于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兵鋒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置本收利供廚料所須幹力什器廳宇等并計料處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旣濟上疏論之

唐會要 卷二十六
三
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尚書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尙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者以待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廚料什器建造庭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

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于府縣實思改革以正其源又臣常計天下財賦耗斂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期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閑官復爲冗食藉舊而置猶可苟也若之何加焉疏奏從之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勅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見一條仗下後封進觀古畧兼補闕拾遺有足匡時固

宜無隱如事煩細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有詆訐及不適事理者上亦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詔常參官各以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御延英殿令諸司官長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巡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比來多不奏事有問虛設又貞元七年更有次對官難議兩置去歲已停今唯以六品已下清官前例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王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于延英候對以爲常式勅中書省御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于延英候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二年二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奉進止令宣與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即進狀其次對官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羣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不得奏聞今遣應候對官前一日進狀若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但表章足以陳露倘臨時恐有切務文字不可進言更俟後坐動逾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又請狀入之時須在舟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合待制官御史臺奏舊例諸司官署簿前三日具名銜報臺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逼日方報錄奏常恐失時請自今已後如不是先陳牒請假臨時不署簿者請準朝參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三度違犯即具名聞奏依奏

開成五年三月勅制法官朔望不要候對

初二年八月文宗御延英

對刑部郎中千乘王含大理少卿李武韋紆等自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至大中三年

十月宣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對

侍讀

開元三年十月勅朕每讀史籍中有闕疑時須質問宜
選者儒博學一人每日侍讀遂命光祿卿馬懷素右散
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
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覃兵部郎中李鄴為
鄆王侍讀居十六宅後數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
居大明宮仍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寢其
事

唐會要卷二十七

宋

王

溥

撰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幸昆明
池習水戰

貞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二品已上帛盡重而出焉
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
見明勅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
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餘里鑾輿動輒嚴暉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本爲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尙留熱所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勅書旣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眾惑

其年七月幸慶善宮賦詩

詩在雅樂卷

其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太尉楊震上自爲文因謂司空无忌等曰昔朕在隋朝數數經此買餼而食質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海越十

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六軍清道自省德薄甚增祇懼煬帝上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兩京去來豈至傾敗迺不顧萬姓行役无休身戮國滅爲天下笑雖帝祚長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滅誅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時卽從再三思量終擇善而用无忌等拜舞稱賀

七月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離宮

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上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宮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乙丑幸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十日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罩衣迎謁路左盛飾廡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上知而數之曰朕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十四年上欲幸同州校獵櫟

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旣祇供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十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破之以其城

爲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將帥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刻石以記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徧求史籍訖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邱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包于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

年齒未衰尤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中夜山水暴至衝突元武門

宿衛者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
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
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
至上元中召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
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灊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圜師劾
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斯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
有蹶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于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

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
此禮部尙書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
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
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
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爲昆明國所蔽故因
鑄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是也上因命
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高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

日至濮陽上問丞相竇德元曰濮陽爽塏信良邑也古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禮部尚書許敬宗策馬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既是顓頊所居故謂之帝邱爰在漢晉隸于京師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則喪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可屬何故使然對曰禹貢導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侵出爲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

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爲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四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晨星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絕狀雖微細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強其所不能我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唐會要 卷二十七
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今聞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巡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近高麗雖平扶餘尙梗兼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尤少供億驚駕備擬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

度隴存問父老蒐狩卽還竟下詔停西幸無何擢公敏爲黃門侍郎賞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雹之災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患妒女之害遠令罷之上聞之歎曰真大丈夫

聖曆三年七月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看葬舍利上許之千乘萬騎咸次于野內使狄仁傑跪于馬前曰佛者

夷狄之神君者天下之主當重聞難見居安慮危上路
崎嶇既爲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是憑且君舉必書不可
不慎上中路而還曰庶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幸西涼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臣
聞古先哲后咸以爲獨智不可以任己專欲不可以違
眾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
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爲而理者其舜
也與夫何爲哉安人之道貴于省事陛下以大足元年
冬迺睦咸京長安三年冬還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

得無窮于車羣乎士卒得無弊于暴露乎扈從僚屬俶
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東周之人咸懷嗟怨
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
馬跡雖未出于兩都巡狩省方事不師于五載雷動天
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于刑人之力
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
吐蕃和親爲詞臣愚以爲未得也況吐蕃最醜西隅咫尺
自京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之

夫千鈞之弩尚不爲鼯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爲邊戎
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
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
書之臣朽才淺學竊爲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
是背逸就勞破益爲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
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
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廩事空缺皆藉洛京
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糜耗蓋
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

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也關西百姓
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爲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文
王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卽塗
歲首是就耕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三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頓入宿兵及三衛並
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別送與金吾
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溫湯迴幸兵部尙書韋嗣立
山莊封爲逍遙公改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
谷四年五月上微行與后觀燈部邑因幸中書令蕭至

忠宅令宮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巡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山川遍于羣神漢景帝巡狩祠黃帝于橋山章帝東巡祠帝堯于咸陽武帝巡狩望祠虞舜于九疑宣帝幸甘泉郊泰時幸河東祠后土高祖過魏祠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譚之冢魏武祠喬元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畧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

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備在祠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錄先報又天子巡狩所至之處命太師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于人加秩進賞蓋慮夫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堯之道也明四目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川定貢賦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仍從北路豈不觀覽聖跡想象遺風且人

主行幸禮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禮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于杞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爲周後漢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猶修祀六國成帝追蕭何曹參周勃靳歙夏侯嬰陳平張敖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紹家傳之不絕周以蕃屏爲約事在繼代漢以山川爲誓義存長久臣又聞之存人之國大于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于封人之墓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絕唐初已來至于今日有功

臣名相並加收敘其有正嫡已絕請傳支庶故殷朝繼及無廢近親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繼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主裔嗣平陽者累世何必曹參之嫡孫臣愚謂生有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庶並聽承襲臣所上事如堪收錄伏願裁之及車駕至永寧縣嶠谷馳道隘陋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並失其部署上令黜之侍中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大臣恐將來人受艱弊于是遽命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是怨歸于上而恩出于下請

且待罪于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十一年正月二日發東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

仁與信安郡王祿勒石于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文

及詩

舊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

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

立架張于應天門以示百僚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頓上校獵引諸番酋長入仗並與之弓箭供奉左右時有兔起于御馬前上引弓旁射獲之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兔跳躍蹈舞謂譯者曰天可汗神武天上則有人世無也上因問飢不對曰仰觀聖代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

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鳴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服豈齊馴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常積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今陛下收其頃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仗賜以馳逐操弓乘馬競飛鏃于前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爲醢穹廬爲沓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于得所孰不幸甚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陛下緣自洛邑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爲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誠

非致治之所急況登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充備文物之儀又貞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爲鑒誠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于澗谷要狡獸于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棹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棹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

天子出從无棹車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又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貞元三年十二月上獵于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于人所以然也前詔云于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兩稅而誅求者殆過之後詔云和糴于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于京西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

何有于樂乎雖頻降優恤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感異之因詔復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邇皇邑復道連重城
法筵會早秋駕言訪禪扃嘗聞大僊教清淨終無生七
物匪吾寶萬行先求成名相既雙寂繁華奚所榮金風
扇微涼遠烟凝翠晶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境幽真
慮恬道勝外物輕意識本非悅含毫空復情百寮畢和
亦書于壁其後京兆尹薛珏請以上詩序皇太子書刻
于石而填之以金從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十軍使奏云鑾駕去冬巡幸諸營于銀臺門外立石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于亭子門外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與六宮侍從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日一幸左右神策軍及晨輝樓九僊望僊等門觀角觚諸戲其年七月幸安國寺觀孟蘭會

其年八月幸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樂觀競渡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溫湯宰臣疏請罷行御史大夫李絳率百寮與常侍崔元畧等又疏諫三請不從又伏延英門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色由複道而往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複道幸咸陽止于善因佛寺施僧錢百萬縣令絹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甕寺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太后遂狩于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羣臣展入閣之儀退朝幸飛龍殿
寶曆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勅檢修東都已來舊行宮上
自臨御以來常欲東幸宰臣等无不諫上意益堅常正
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爲不可者
以干戈未甚敢邊鄙未甚寧竊恐人心動搖伏惟稍迴
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乃命檢計人情大擾百執事
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元入朝因別對奏云國
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今東

都宮闕營壘廡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
修葺上曰如卿言卽不去亦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其
年三月上幸魚藻宮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

太和四年七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

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會含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
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實精
思漸浸九夏節復在三春時震霖垂朱闕飄飆入綠墀
郊垆旣霑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論
 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曾修謁聽政
 之暇或議一行益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
 經據古列狀獻章深睹盡忠已允來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沈香高座

唐會要卷二十八

宋

王

溥

撰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
 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崇陛下勿
 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
 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
 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于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旂之所涉厯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于親迫猛獸臣

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健勁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威長戟纔揮不能當其憤氣猝然驚軼事生慮外如或奔近林藁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无隔直言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納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狩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于是狩于鳴犢泉之野

貞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狩于昆明池蕃夷君長咸從上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

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兔于內苑左領軍執失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儻使萬一馬有顛躓將若之何上顧而異之又將逐兔思力乃脫帶巾跪而固請上爲止焉

十一年十月射猛獸洛陽苑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銳突及馬蹙民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納之因爲罷獵特進魏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獸司馬相如諫曰力稱爲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鳥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趨夜還以爲萬乘之尊闡行荒野踐深林污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

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祕書監虞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校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輦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楸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于前張昭變色于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且雕弧星畢所殪已

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驪山時寒陰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望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路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上悅因此不復獵

唐書 卷二十一
四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高宗
親御弧矢獲四鹿及雉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大官
烹羊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圍師曰朕目擊彼羊
在于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怛之情今欲以死獸
易之可乎圍師曰昔齊宣王見人欲將牛以釁鐘因曰
我觀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釁鐘陛下取已
死之鹿代欲剖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
九日又于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
集眾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

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棄人命又以其曾從征遼有功特
令放免上于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
遊西北遶岐梁歷普潤至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
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蹻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
而合劾奏將軍劉元意黃河上等處斷圍元意竟抵罪
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豐獵于驪山之下至十一月
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

我後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
走未及去翮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
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鑑
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多傷辛甲令爲
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
良增歎美予向溫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敞開
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偶慕前禽卿有箴規
輔予不逮合賜物十五段以申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蒐于鳳泉湯制曰今四方

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茲五校爰
備三驅非謂獲多庶以除害昨日長圍已合大綏未舉
而夜間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鶉衣不充
壺堪凍露朕爲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明發增惕其
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二端綿一屯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
萬壽之體副三禮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三
田前古有訓豈惟爲乾豆賓客庖廚者哉亦將以閱兵

唐會要 卷二十八
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
畋獵時人皆銜枚有善聞而無譁誼也又曰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爲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
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于涓濱有異于是六飛
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蹴蒙籠越嶮靡榛藂紅塵坐
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申勇敢
攢鎬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于其間豈不殆
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尙驚如有墜
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何以當之

哉靜言思之臣深爲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人畏又曰
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天下孰不幸
甚

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于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
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饗軍士而
還

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至苑東
祇以鷹犬自隨本非畋獵于時雖覺行人聚觀亦無傷
稼之意而諫官在外章疏頗煩不解何爲卿等知否李

吉甫對曰陛下軫念黎元親問禾黍察閭里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弧矢前驅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從之盛以爲萬乘校獵傳說必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諫拱默則懷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楛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狂昔賢以爲至誠陛下每與

臣等討論古昔追跡堯舜固當棄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願以徇物爲心克己爲慮則昇平可致聖祚無疆羣臣異議不禁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矣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欲因事諷諫乃獻醫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類旣一崇高以均惟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于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志于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

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越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表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則隨之氣與心流疾則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天下之重從禽爲戲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乘氣而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貞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

敢告諸御帝深嘉納之太古妣泉梁水主鹽色珠白而
長慶四年三月赦文鷹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餘勒州府更不得進來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于太白原諫議大夫高少逸于閣內論奏曰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去暮歸況方用兵師尤宜停止上改容勞之少逸退上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卽隨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廟頒下後百官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鳥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木連理之類有生卽具圖書上進詐爲瑞應者徒二年若災祥之類史官不實對者黜官三等

武德元年十二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長安古城見渠水生鹽色紅白而

味甘狀如方印

八年四月十三日赤雀巢于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甘露降于中華殿之桐樹凝泣如冰雪以示羣臣

貞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慙懼增深且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繫于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爲可恃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宜申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錄瑞物色目及出見

唐會要 卷二十八
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

其年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于寢殿上合歡如腰鼓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散飛于野外

十一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繭徧于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柰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陝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黃河載清四日乃止

十七年三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顯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于陳倉雄者鳴于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

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紫芝二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目一丈之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无忌曰自從嘉祥雜遘陛下推而勿居遂令史臣閣筆無以示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觀古之帝王覩妖災則懼而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瑞應之來朕當勞心勞力以答天地耳何煩致賀

三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

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地二尺掘之則元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勳員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樹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寬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曰凡厥休祥雖云美事若其不實取笑後人朕嘗見先朝說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答衛士仍奏爲鸞煬帝不究眞虛卽以爲瑞仍名此殿爲儀鸞嗤笑至今未弭人之舉措安可不思今李寬等所言得

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龍飛在泉眾人同見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始號嘉祥自餘虛實難明不足信者豈得妄想牽率稱賀闕前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絳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見至來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上元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宛邱縣鳳凰集眾鳥數萬前後翔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羣三日遂改元儀鳳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故實文昌左丞姚璿對

曰汜勝之農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獲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為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焉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獻瑞應圖上謂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錄卿喚取藩邸舊僚問其實事然後修圖上又謂宰臣曰往昔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遂勅天下諸州不得更奏祥瑞

瑞至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慶雲圖制曰
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忠為良瑞如慶雲靈
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準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頃再熟稻
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郡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
有醴泉湧出嶺石化為瑞麩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
改番禾縣為天寶縣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

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

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
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雁

隨陽者臣歸
君之象也

五年九月太原奏文水縣冬蠶成墮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戶部侍郎判度支韓
滉請薦于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一年十一月賜號

寶應慶靈池

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
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
尺先天觀元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有

雲氣五色黃龍再見于泉中

貞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止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謂我何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于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柏樹竹蕞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雁八月潞州進白鶴

十一月潭州進赤鳥

十二年七月東都留守奏苑內生芝草一株是月河陽

進白鸚鵡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進卽恐闕于盛禮准儀制令其大瑞卽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間奏自今以後望准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錡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于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院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麕進之

十三年八月鹽鐵使奏鄆城上蔡等三縣生菽菔草引蔓結實味甘人賴爲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日有事于南郊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供奉官竝于駕前稱賀其年六月鄆州奏濮州雷澤縣界有烏巢因風墜二雛鵲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槽柱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碇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已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赤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三年二月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以後除合准式申奏外餘一切不得妄有進獻其年七月幽州奏棠李樹兩根竝生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合爲一幹向上一體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有實二百二十一顆

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

繭其絲可織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靈峯觀瑞應圖云白虎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今并圖奏進

其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勤求治本澄清化源不以靈芝白鴈爲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爲嘉祥宸翰昭宣睿情斯屬伏請自今以後祥瑞俱申有司更不令進獻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

石化爲麪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蔡界內野蠶自生桑上三遍成繭
連綿九十里百姓收拾竝得抽絲得絲綿竝織成紬絹
三年五月勅朕以慈惠恭儉爲休徵以人和年豐爲上
瑞至于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于郡國來獻
闕庭虛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于清廟元正列薦
于上朝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俟薦聞諸道
應有三等祥瑞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臘

饗太廟及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竝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十一
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奏請今後諸道所有瑞物俱
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
姓于官河中灑出得異米煮食呼爲聖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眾禽成巢闊七尺高一
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于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兔

二年八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追賞

貞觀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以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麪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賜酺合宴止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取樂之意今後宴會所作山車旱船結

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勅百官不須入朝聽尋勝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集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奉官嗣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丞侍郎郎官御史朝集使皆會焉因下制曰自春末以來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賞至十九年二月八日勅至春末以來每至假日宜準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任逐游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百僚于城東官亭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使以厚其事至二十五年正月

唐會要 卷二十九
七日赦文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節休假竝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爲樂至天寶十載正月十七日勅自今以後非惟旬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游宴樂至十四年三月一日許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二十二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宜聽五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假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更科率兼有宰殺採捕等天寶八載正月勅今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其中書門下及百官等共賜絹二萬匹此外官取當處官物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

至春末以來每旬日休假任各追勝爲樂

貞元元年五月詔曰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不須聞奏

四年九月二日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件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以下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翰林學士共賜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一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各省諸道奏事官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准此數支付仍從本年九月九日

起給永爲定制
十四年正月勅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自
今以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奉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追
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意未舒自
今以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勅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後至
十六日令取便選勝追遊

至春節日來時自日於時於谷處歡飲樂少節分

顯慶二年四月十九日詔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
諸節日并有歡慶事諸王妃公主及諸親等營造衣物
雕鏤雞子以進貞觀中已有約束自今以後並宜停斷
龍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謂侍臣曰五月五日元爲何事
許敬宗對曰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
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
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楚三閭大夫謂區
回曰常所遺多爲蛟龍所竊今若允惠可以練樹葉塞
筒并五采絲縛之則不敢食矣今俗人五月五日作粽

并帶五采絲及練葉皆汨羅遺風上曰我見一記有云
五色絲可以續命刀子可以辟兵此言未知真虛然亦
俗行其事今之所賜住者使續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龍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自今應是諸節日及生日
竝不得輒有進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以上親不
得輒相贈遺

景雲二年十一月勅太子及諸王公主諸節賀遺竝宜
禁斷惟降誕日及五月五日任其進奉仍不得廣有營
造但進衣裳而已諸親及百官一切不得進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
上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
假羣臣當以是日進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
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養白
帝報田神制曰可至天寶二年八月一日刑部尙書兼
京兆尹蕭烱及百寮請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制曰可至
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本是千秋節改爲天
長節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二十五年六月勅五月五日細碎雜物五色絲算竝宜

禁斷

二十六年正月勅比來流俗之間每至寒食日皆以雞鵝鴨子更相餉遺既順時令固不合禁然諸色雕鏤多造假花果及樓閣之類竝宜禁斷

天寶十載三月勅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所以變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以後寒食竝禁火三日

乾元元年九月三日上升誕日宜爲天平地成節休假三日至寶應元年九月一日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上表曰臣聞天有春

夏秋冬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啟閉之候節也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陽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風俗况歷運光啟聖人降生固宜紀載誕之辰與八節同號故元宗生日命曰天長節肅宗生日命曰天平地成節竝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流後代陛下纂祖宗之純懿與天地同德禮樂必循憲章咸備而誕聖日未有嘉名伏願以十月十二日爲天興節王公士庶上壽作樂竝如開元乾元故事表奏不報建中元年四月癸卯上誕之日也初代宗時每歲端午及降誕日四方貢獻者

數千悉入內庫及是上以爲非旨不納
貞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帝賦
詩錫之云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比萬機暇適與
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
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
情仍勅中書門下簡定有文辭士應制同用清字上自
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
人爲次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
宰相詩不加考第

五年正月十一日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土巳晉
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宴樂誠洽當時朕以
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向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
助暢茂自今以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內外官司並
休假一日先勅百僚以三令節集會今宜吉制嘉節以
徵之更晦日于往月之終揆明辰于來月之始請令文
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稔之種王公戚里上
春服士庶以尺刀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會
宴樂名爲饗句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晏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
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
卷司農獻黍粟種各一斗
八年正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集百官列宴會若
大選集賜錢一百千非大選集錢三分減一又詔三節
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府已下可賜錢百千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狀以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
宰臣以下于曲江合宴供辦爲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
令諸司各會于他所從之自是三節公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內宴于宰臣位後施
畫屏風圖漢魏名臣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其年
四月庚午上降誕之日近歲常以此時會沙門道士于
麟德殿講論至是兼召儒官講論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賜宰臣百官宴于曲江亭時徐州
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寵遇之特令與宰相同榻而食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以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
放開屠一日

永貞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誕皇

帝二月十四日降誕竝請休假一日從之
元和二年正月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
舊其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元
宗肅宗降誕日據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禮經及歷代典
故竝無降誕日爲節假之說惟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
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是元宗降誕之辰請以此日爲
千秋節休假一日羣臣因獻甘露萬歲酌酒士庶村社
宴樂由是天下以爲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韋見素以
九月三日肅宗降誕之辰又請以此日爲天平地成節

休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卽位雖未別置節日每
至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爲乾曜見素等所奏以
爲節假者蓋當時臣子之心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爲榮
慶今園陵旣修升祔將畢謹尋禮意不合更存休假之
名請付尙書省集百官與學官參議勅宜依者臣等聞
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
言伏以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五聖威靈在天已久
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禮請依王涇奏議
竝停制可

唐會要 卷二十九
四年閏三月勅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任
以上貢修其慶賀其餘雜進除二日條所供外一切勒
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
奏

七年二月癸卯降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惟李吉甫
方固恩澤別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答之

九年十月勅停臘日京兆府饗狐兔進獻

十五年七月勅今月六日是朕降誕之辰奉迎皇太后
宮中上壽其日竝賜于光順門內殿與百官相見永爲

常式後竟以禮無所據罷之

長慶元年七月六日勅自降誕之辰百官于紫宸殿稱
賀畢詣昭德門外命婦光順門竝進名奉賀皇太后緣
去年降誕稱賀百官與命婦并集光順門羣情以爲非
便故改其儀

二年九月勅蕃客等使皆遠申朝聘節遇重陽宜其賜
錢二百貫文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

三年九月尚書左丞兼集賢學士韋綬因奏重陽日百
官有曲江宴時請以修撰校理等自爲一會從之仍別

賜宴錢

三年三月勅內侍省每年上巳重陽日如有百官宴會宜每節賜錢五百十貫文令度支支給

寶曆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准故事休假一日從之

其年五月詔停諸親端午恭賀

太和五年勅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

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著于

甲令是日上于宮中奉迎皇太后與昆弟諸王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壽天下州府並置宴一日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奏甫近上巳準故事曲江賜宴今緣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望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改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義今宜改十三賜宴

二年九月勅慶成節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會蔬食任

陳脯醢仍爲永制

至四年復令其日肉食

其年九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府準上巳重陽例于曲江宴會文武百官其延英奉觴宜停

三年十月京兆府奏慶成節及上巳重陽百官于曲江亭子宴會綵鷁船兩隻請以舊船上杖木爲舫子過會拆收遇節卽用者勅其上巳節置慶成節及重陽節停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一日爲慶陽節休假三日著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惟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內宰臣與百官就詣大寺共設僧一千人齋仍望田里借教坊

樂官充行香慶讚各移本廚兼下令京兆府別置歌舞

依奏

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誕慶日爲慶陽節

會昌元年二月勅我聖祖降誕昌辰宜改爲降聖節休假一日其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慶陽節準勅其日設齋錢臣等請以百官共率料錢三百貫文充從之

二年五月勅今年慶陽節宜準例中書門下等竝于慈恩寺設齋行香後以素食合宴仍別賜錢三百貫文委度支給付令京兆府量事陳設不用追集坊市歌舞六年六月奏中書門下奏請以降誕日爲壽昌節天下

州府竝置宴一日以為慶樂前後休假三日永著令式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今月二十二日降聖日為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請為乾和節從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第五十五 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 中書門下奏 皇帝降誕日 請為乾和節 從之

唐會要卷三十一 太平天不突

宋 王 溥 撰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改隋

昭陽門為順天門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承天門顯慶五年

八月有抱屈人齋鼓於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為太極宮

宏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宏義宮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

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番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瞻仰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敞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

通義宮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為通義宮元

皇帝於舊寢以貞元皇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於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

言遵邑里禮同過沛事等歸譙故老咸臻旅姻斯會肅

恭薦享感慶兼集焉其年十二月九日勅以奉義監為

龍躍宮即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為武功宮至六年

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為慶善宮太宗誕於此宮至貞觀六年

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樂卷其年諫議大

夫蘇世長侍宴於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謂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我所造何須設詭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初有天

太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宮於終南山貞觀十

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太和宮厥地清涼可以清暑臣等請徹俸祿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比者風虛頗積爲弊至深况復炎景蒸時溫風鏗節沈疴屬此理所不堪久欲追涼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卽相機行於是遣將作大匠閻立德於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爲苑自栽木至於設幄九日而畢功因改爲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風殿并爲皇太子構別宮正門西開名金華門殿名喜安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乾元殿應天門紫微觀以其太奢至貞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宮民部尙書戴胄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弭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糶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旣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空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

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上聞至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令補葺豈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

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又乾元畢功隋人解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顯慶元年勅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殿餘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其應天

門先亦焚之及是造成號為則天門

神龍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則天后號

改為應天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宗號改為神龍門開元初又為應天門天寶二年十二月四日又改為乾元門

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至開元

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於明堂舊址造乾元殿

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機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頽頓欲修殊費財力為之柰何機奏曰臣曹司舊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斫足支十年所納丁庸及

蒲荷之直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機攝東都將作少府兩司事使漸營之於是機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其後上遊於洛水之北乘高臨下有登眺之美乃勅韋機造一高館及成臨幸即令列岸修廊連亙一里又于澗曲疏建陰殿機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長宜子孫至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即今之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韋機之作列岸修廊在

於闐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韋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大明宮

貞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湫溼乃修舊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稅延雍同岐幽華寧鄜坊涇虢絳

晉蒲慶等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

也

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於庭院列白楊樹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入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

此木易長不過二三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桐柏謂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

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

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崩

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

懷懷于有仁陛下不制之于未亂之前安能救之于既

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

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勅于

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

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

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

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從

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自可備極

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展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于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臣下攝行馬入于庭醴升于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

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旣贖威靈深虧典制其間名納采等並請權于別所上納其言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爲含元殿
長安元年十一月又改爲大明宮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爲大明殿

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爲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御坐生玉芝一莖三花親制玉靈芝詩三章章八句曰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耿光

原闕二句

元氣產芝明神

合德紫微間彩白薜呈色載啟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則幸生芳本當我宸旒効此靈質寶玉獻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爲魁罡不利修作太史請卜佗時上曰啟塞從時詭妄之書勿信乃命修之

貞元三年十二月初作元英門觀于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勅造玉華宮于坊州宜君

縣之鳳凰谷正門曰南風門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南風門東正門曰嘉禮門殿名暉和殿正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意在清涼務從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玉華宮以爲佛寺苑內舊是百姓田並還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新造離宮務從卑儉終費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翦以爲儉德不知堯之時無瓦爲蓋桀紂之爲若於無瓦之晨爲茅茨者未爲儉德不翦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于椒風之日立茅茨于有瓦之時將爲節儉自當不謝古者昔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宮室之廣人役之勞切以此再思不能無愧其月徐充
容上表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工不
可兼遂北闕初見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復興因山
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
茨示約猶興木石疲民假使和僦取人不無煩擾之弊
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所麗故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
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

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爲萬年宮至乾封二年
二月十日改爲九成宮三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德造
新殿成移御之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頻奏請
造此殿旣作之後深懼人勞今旣暑熱朕在屋下尙有
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者意祇避炎
暑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民爲念天德如此臣等
不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冷
宜人且去京不遠朕離此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者不
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安堵否曹司廡署
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并序七百餘字羣臣請刊石
建于永光門詔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
察御史李善感諫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封告成爲盛
事天皇以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

矣但數年以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之四
夷交侵日有徵發天皇恭默思譴方便營造宮室勞役
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
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雖優容之竟不
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
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
安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爲嵩陽觀

三陽宮

興泰
宮附

聖歷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于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左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恐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罇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胡寇麒麟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下羣生莫不幸甚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古帝王之迹眾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乎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眾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

臺遂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爲陛下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爲興慶宮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者云有

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馳象踏氣以厭之至是爲宮焉後于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元宗謂諸王曰我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時補葺已愧于勞人矣惟興慶創制乃朝廷百辟卿士以吾舊邸因欲修建不免羣卿考室之詞以俟庶民子來之請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毗俗採風謠以防壅塞是亦古闢四門達四聰之意時有作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讓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

興作欲以助教化也我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令人知信厚爾至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于興慶宮聽政二十四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各以官健二千人修勤政樓

太和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天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明光樓

大中五年詔修明儀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溫泉宮于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溫泉宮爲華清宮至天寶九載九月幸溫泉宮改驪山爲會昌山至十載又改爲昭應山仍于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爲集靈臺以祀神

六載十二月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于溫陽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爲降聖閣
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于宜州宜君縣
貞觀二年八月上每日視于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溼
請立一閣上曰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
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乎漢帝而所費過之
豈爲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新作
飛山宮七月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園囿以分

給遭水之家

十四年八月五日營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作
大匠閻立德訪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于汝州西山
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澤以置宮焉役工一百九十萬雜
費稱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暑熱甚又
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宮分賜百姓
顯慶五年四月八日於東都苑內造八關涼宮五月二
十二日改爲合璧宮儀鳳三年正月七日于藍田縣新
作涼宮宜名萬全宮宏道元年十二月七日遺詔廢之

儀鳳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于澠池縣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宏道元年遺詔廢之長安二年六月于雍州永安縣置涼宮以永安爲名仍令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時開閉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爲飛龍宮

雜記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勅隋代離宮別館遊憩所並廢九年六月改東宮宏禮嘉福等門爲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準舊制改東宮殿及各門與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尙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

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禮典此則成例足爲規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宮殿名與沛王諱同者悉改焉遂改昭慶殿章德殿昭賢侯廟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元武樓爲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宮至十月兩京路行宮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貞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班宏奉勅修延喜門築夾城五年正月十九日宏又修元武樓

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勅修望仙樓至十三日令又築望仙樓東夾城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

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奉勅改造三殿前會慶亭十三年九月上謂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浴室院殿一楸損壞欲換之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曰準禮經天下賦稅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

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廟也亦不能分財物至于諸國蕃客及迴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廚之餘其數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邪上頷之而已又奏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材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丈上曰人言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者尚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關輔蓋爲聖時豈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十四年三月三日造會慶亭于麟德殿前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元化門晨輝

樓

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宮牆舍共一千六百間

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食飲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爲天下幸甚

六年五月詔毀興安門南竹亭

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眾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其年閏五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十三年二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徙植佛寺之花木以充焉十五年二月詔於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寶慶殿修日華門通乾門并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三千人浚魚藻池十月

發右神策兵各千人於門下省東少陽院前築牆及造樓觀

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時帑藏未實內外多事土木之工屢興物議喧然

寶曆元年五月神策軍於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地獲白玉一長六尺其年九月勅長春宮莊宅宜令內莊宅使營建

太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勅修安福樓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
又修兩儀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勅修紫雲樓於芙蓉北垣九月內出新造紫
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士良以鼓吹迎於銀臺門
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
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面皆有行宮臺殿
思復昇平故事故爲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勅造靈符應聖院五年正月造仙臺其
年六月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大中元年二月勅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勅親
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二年正月勅修
右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牆至觀武樓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
上閣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閣門永爲定制其年五月
四日勅改東都延喜門爲宣仁門重明門爲興教門長
樂門爲光政門光範門爲應天門乾化門爲乾元門宣
政門爲敷政門宣政殿爲貞觀殿日華門爲左延福門
月華門爲右延福門萬壽門爲萬春門積慶門爲興善

